

“金人乐府第一”辨疑

——临洮邓干江《望海潮》词解颐申识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成县 742500)

摘要: 临洮邓干江《望海潮》被明人杨慎誉为“金人乐府第一”,今人赞誉颇多。但对词作的解读,尚有许多疑点需要辨别。词作缘起与宋夏之战应该正相关,词作题旨也涉及了金夏战事。但从史料来看,词作笔触所指具有复杂的战争背景。词作中写到的地名实指并非用典。循此,我们可以解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创作和流传的新信息。

关键词: 邓干江;《望海潮》;兰州;宋、金、夏战争;定远;甘泉

中图分类号: 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20(2007)01-027-04

金初临洮邓干江《望海潮》被明人杨慎誉为“金人乐府第一”。游国恩称其“风格豪迈雄壮”,“颇能代表金词的成就”,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辽金文学”部分引用、分析此作,使很多学人瞩目该作蕴意^[1]。霍松林关于邓干江《望海潮》词的鉴赏文^[2]使人们更进一步领略了作品的文史意蕴和审美价值。张鸣笈释宋金“十大曲(乐)”^[3]指出邓干江《望海潮》世所公认的评价之处在风格壮美……但遍检对该作的种种解读,尚有疑点需要辨别,误读需要申明。

一、词作缘起与宋夏之战

金元好问《中州乐府》在《望海潮》词后有小题曰:“上兰州守。”上兰州守,就是向上呈递给兰州的地方官。守,即为太守、刺史的简称。据史载:兰州本前凉张寔所徙之金城郡。兰州作为州名,始于隋开皇元年,文帝废郡置州后设立的兰州总管府,因南有皋兰山而定名“兰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为金城郡。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复为兰州,管县三,五泉(金城)、广武(永登)和狄道县。安史乱后,兰州陷入吐蕃。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收复,入宋版图。元丰六年(1083年),在隋、唐旧城以北另筑新城,其“基岩状如石龟,伏城垣下”,名“石龟城”,并于黄河北岸再置金城关。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兰州城置兰泉县,隶兰州,属熙河兰廓路。兰州在金为刺史州。《金史·志第七·地理下》云:“兰州,上,刺史。宋金城郡军事。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镇三、城二、堡三、关一。定远兼第十将,去质孤堡一十五里。龛谷宋旧寨。阿干宋旧寨。”以后,金将宋朝在榆中境内的龛谷寨、定远城(今定远营)、阿干堡并升为县,属兰州。金皇统二年(1142)改熙州为临洮府,兰州为之所辖。直至成吉思汗于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正月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临洮府。

那么,兰州是如何由宋入金的呢?兰州入金和数次宋夏战争有关。据《宋史·夏国传》载:政和四年(西夏雍宁元年,1114),夏纳叛将李讹移,合军围宋定远城(今甘肃榆中西北)。“政和五年(1115)春,遣熙河经略刘法将步骑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刘仲武将兵五万出会州,贯以中军驻兰州,为两路声援。”这时,兰州还是宋陕西、河东、河西经略使童贯的中军驻地。互有胜负的宋夏战争持续到宣和元年(1119),出现短暂和平。但是,宣和六年(1124),宋、辽、金形势发生变化,辽行将灭亡,宋金关系恶化。夏依附金朝,攻宋武(今山西神池)、朔(今山西朔县)等州。七年,金兵大举攻宋,直逼东京(今河南开封)。进兵时,约西夏攻宋鄜延路,以牵制宋陕西、河东军入援。靖康元年(西夏元德八年,1126年),夏军破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武州、西安州、怀德军(今宁夏固原西北)等地,进围兰州。《宋史》的记载和《金史·西夏列传》的记载有出入:“天会二年(1124),夏国王李乾顺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由此可知,西夏给金《上誓表》、金给西夏《赐誓诏》之时,也就是天会二年,夏军已破获兰州,并把它归入了夏金联盟的版图。而起于崇宁三年(1214年)的金夏兰州争夺战,已经是90年以后的事情。《辽史·西夏列传》也有保大二年(1122)金灭辽,夏金结为同盟,在西线抗宋的记载。尽管《宋史》《金史》《辽史》所载有异,但自政和四年至靖康元年这12年的西北战争,关于兰州的争夺发生在宋夏之间,且兰州数度易主。而金夏之间的兰州争夺,是在金朝后期。

所以,根据金人刘祁《归潜志》的记载,邓干江于金国初的天会二年(1124)作《望海潮》,所写的是宋军和夏军争夺兰

收稿日期:2006-12-10

作者简介:蒲向明(1963—),男,甘肃天水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科研外事处处长。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州的战争,而非金军与西夏的战争或宋金之战。

二、词作题旨与金夏战事

现代诗人欣赏邓干江以《望海潮》一词名世,何来说:“邓干江,仅以一首献诗《望海潮》,被尊为金人乐府第一,名留史册者,也是罕见的。”^[4]邓干江《望海潮》一词,流溢着浓厚的文化韵味,或许还暗藏着耐人寻味的谜底,使人不禁作多种猜测,其题旨就是要探索的方面之一。

邓干江《望海潮》题旨在学术著作和文学史讲稿中说法颇多,列举如下:

全词以歌颂守边将帅的英雄业绩和乐观精神为主旨,充满着豪迈气概,以雄浑壮阔的风格赢得后世激赏。(《宋词鉴赏词典 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P2081~2083)

写本朝与西夏的战争,最后一句有奠祭阵亡将士之意,但同时也包含有提醒张六太尉不可放松警惕之意,真可谓语重而心长!此为献赠之词,自有颂扬之意,然无阿谀逢迎之态。用典如此之多,仍觉自然妥帖,无诟訾堆砌之嫌。颇挟伊凉豪侠之气,勃郁于字里行间,为金词中上乘。邓干江,不知何如人也,词作仅留此一首,未得窥其人全貌,殊为可惜。(张养年、王春香编注《豪放词》,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P122)

邓干江的边塞词大笔挥洒,气势宏阔,其《望海潮·云雷天堑》一词,反映了金朝后期皋兰一带与西夏发生的争战,歌颂了金朝的军威,笔力遒劲,声势雄壮,被杨慎《词品》誉为“金人乐府,称邓干江《望海潮》为第一”。(弓保安《金元明词三百首今译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词反映了金与西夏军事斗争的历史事实。对名藩兰州的险要形势和两军鏖战后战场景象的描写,对战胜敌人、解除边境威胁的边将的歌颂,对为国献身的“英灵毅魄”的礼赞,构成了全词沉雄豪壮的基调。(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金后期文学:忧时伤乱的内容比较突出。赵秉文、邓干江、宋九嘉等的文学创作。(西北师范大学申报2005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简明目录》第五编宋代文学第九章辽金文学<http://www.nwnu.edu.cn/jpkc/2005/jxdg.php>)

金世宗、金章宗时,金皇室对汉文化倍加亲睐,为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出现了不少文学侍从之臣,如蔡圭、党怀英、赵秉文、王庭筠等。这些人对宋代文人较为推崇,却染上了北宋中期雕琢模拟,内容贫乏的弊病。一些风格豪迈雄壮的词,如邓干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等,能代表金词的成就。(上海电大古代文学专业课讲座第五章辽金文

学 <http://www2.shvtu.edu.cn/wxzl/gdwx/dyty/song.htm>.)

邓干江以《望海潮》一举成名,奠定其在金词坛中的地位。全词歌颂戍边将帅的英雄业绩和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词句豪迈雄浑,有气概。(《宋词鉴赏大典》下),长征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又有邓干江,词风很雄健,一首《望海潮》,声声英灵赞。(李德贵 山城子]著《文学史歌》第四十二章 辽金文学 <http://www.jyw.cn/homepage/PRINTLR.ASP?ID=10608>.)

以上所列,归纳起来,大致关涉到邓干江《望海潮》词的基本点有:第一,作品的题旨,以歌颂戍边将帅的英雄业绩和乐观精神为主体,兼有奠祭阵亡将士,赞颂英灵,守边要提高警惕等内涵;第二,该词的思想内容,是写金与西夏军事斗争的历史事实,反映金前中期或后期皋兰一带的金夏争战;第三是该词的艺术风格,全词基调雄浑豪迈,声势壮阔,气概雄健;第四,写作手法上,全词一气贯通,笔力遒劲,词语平常而气势不同,颂扬之意自孕其中,并无阿谀之味,用典如此之多,仍觉自然妥帖,无诟訾堆砌之嫌。这四点中,第一、三、四所指的诸方面,应该说是邓干江《望海潮》的妥帖解读,鉴赏和评析切中肯綮,这也是该作数百年来受到人们激赏的主要原因,但考察史实,第二点还有再研究的必要。

这首词的作时“金国初”是在天会二年(1124),所写历史事实应该不是金夏之战。关于“金国初”,即使时间迟延,也不晚于宋金富平之战(1130)后的天会末(1138)。因为此前尚可称“金国初”,此后的天眷、皇统时期,就进入了金朝统治的中期,而到了金宣宗朝,已是金朝的后期了。西夏建国远早于金朝,但双方有战较晚。考察金夏战事,据《金史》卷134《外国上·西夏》“天辅六年(1122),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洄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这是最早的金夏战争,起因是金人初兴,攻辽之势强劲,辽连获败绩。天辅六年,金军攻辽金将完颜宗雄攻破西京,辽主走阴山。由于西夏与辽朝有姻亲关系,遂派遣“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金史》卷72《娄室传》这样记载战争情况:

夏人救辽,兵次天德,娄室使突捻、补斡以骑二百为候兵,夏人败之,几尽。阿士罕复以二百骑往,遇伏兵,独阿士罕脱归。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乃选千骑,与习失、拔离速往。斡鲁壮其言,从之。娄室迟明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获生口问之,其帅李良辅也。将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乃使人报斡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进退转战三十里。过宜水,斡鲁军亦至,合击败之。

这场战争的地点是在辽天德军境内。天德军并丰州(今

呼和浩特东南)为辽初同置,在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带,与兰州相去甚远,很显然,邓千江《望海潮》词所写的不是这场战争。

三、词作笔触所指具有复杂战争背景

邓千江《望海潮》词所写战争,有着宋金之战、宋夏之战、金夏之战的复杂背景,需要详细甄别。

在金军围攻宋朝首都汴京时,宋的精锐部队防御西夏的“西军”有“多奉命”勤王”以及金军后来进攻宋的陕西地区,给了西夏可乘之机。西夏大举进攻宋朝边境。据《金史·西夏纪》,天会四年(1126)四月,西夏攻取宋朝震威城、天德诸城。九月,攻取宋西安州。十月,攻宋鄜州建宁砦。十一月,攻宋怀德军,克之。后来继续侵占,仅仅数月时间,宋朝历经哲宗、徽宗两朝在西夏边境进筑的城堡全部回到西夏手中。天会五年,金朝将陕西北部地区割让西夏。天会六年九月,西夏攻占宋定边军。天会七年,七月,西夏攻宋德靖砦,守将耿友谅“仅以身免”。……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漠、鄯亦入版图”的载述,说明经过西夏攻宋得手,当时兰州外围重镇为西夏掠取,兰州已经成为宋夏对垒的战争前沿。宋金富平之战(1130,天会八年)后,西线陕西六路辖地,为金所占,兰州遂陷金。

金朝对西夏与辽辽朝、宋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开国时就击败西夏军队,使得西夏对金朝的军事实力一直有所畏惧。天辅七年(1123),辽朝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逃奔西夏,夏主乾顺看到辽朝大势已去,于是转向金朝,同金朝建立宗主关系。金天会二年,西夏臣服金朝。此后双方的宗主关系维持了80多年,原来西夏与宋朝兵戎相见的兰州一带成为金朝与西夏冲突十分少的地区。直至金卫绍王大安年间因蒙古崛起,金夏再起战事。张金吾辑《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83的记载:“其(绥德州)以绥德得名者,亦以夷夏错居,止欲抚遂安辑而已,至于教化,履暇及哉?国朝(金朝)之兴,今殆百年,民渐知教化。”说明金夏相安无事,到卫绍王时边界仍在实行德化教育,使百姓休养生息。

金夏大战发生于金朝后期的卫绍王时期。由于西夏的软弱和金朝的坐视不管,导致西夏倒向蒙古一边,迅速附蒙侵金。据《金史》列传72,在金大安三年(1211)“安全薨,族子遵顼立。”开始执行侵金政策。崇庆元年(1212)三月,西夏攻打金葭州。至宁元年(1213)六月,攻保安州,进逼庆阳府。八月,攻破金邠州。贞祐元年(1213)十一月,攻金会州;十二月,陷泾州。贞祐二年,攻金庆原、延安、积石州。“十一月,兰州译人程陈僧结夏人以州叛,边将败其兵三千”。由此引发金夏在兰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战。贞祐三年(1215)三月,诏议伐夏,陕西宣抚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当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从之。说明兰州一带虽然还掌握在金人手里,但军备情况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也很严重。四月,“诏河

州提控曹记僧、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儿讨程陈僧”,西夏军来援,攻破金兰州西关堡。

据《金史·志第七·地理下》:西关(堡),临黄河、夏边镇三原川、猪鬃、纳米。夏人占有西关堡,对金人战略威胁很大。贞祐四年(1216)六月,提控完颜狗儿抵兰州西关堡,招得旧部曲九人。只取得了“掩击夏兵于阿弥(纳米)湾,杀其将士百余人”的局部胜利。后面经过渭源堡、临洮、定西、安定堡等多处争夺战,兰州也曾失陷于西夏,整体上金人得胜较多。元光二年(1223),遵顼使其太子德任来伐,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可见兰州虽曾失于西夏,但还是牢牢地控制在金朝手中。这时的兰州提控、刺史、元帅为石(赤)盖合喜。直至成吉思汗于宝庆三年(1227,金正大四年)正月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陷临洮府,兰州才入于元(《元史》本纪第一《太祖》)。期间发生了很多西夏联合蒙古、联合南宋攻打金的战事,金实际上经历了多面作战。所以,在金后期的兰州一带的战争史实,情况要远比文学作品描写复杂得多。金与西夏作战13年,大小战役25次,战争次数频繁在中国历史上罕见,作为西线战争频繁地带的兰州,饱受了战争的破坏。

四、词作地名为实指并非用典

邓千江《望海潮》一词如下: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阍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此词所写地名不多,有皋兰、定远、甘泉、贺兰山四处和词后小标题所写“兰州”,共计五处。

“皋兰”,古羌语,意为“河”。词中指兰州,因皋兰山得名。皋兰山就是“河边的高山”。史籍中皋兰为兰州之古称。隋朝初年,设置兰州总督府,“兰州”之称正式见于史册。明初,曾一度降兰州为县,称“兰县”或“皋兰县”,为今皋兰县之始。兰州复为州时,皋兰县被保留下来,辖于兰州。这已是人所共知,无须多赘。

“贺兰山”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北狄匈奴传》。西晋太康五至八年(284—287),北迁内地的匈奴有“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此十九种匈奴部落中,有一种叫“贺赖部”,源贺赖山。《资治通鉴》卷108胡三省注云:“盖内入者为贺赖氏,留北方者为贺兰氏。当(赖)语转耳。”《元和郡县志》云:“贺兰山,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马为贺兰也。”贺兰山在灵州保静县西九十三里,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日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土人名阿拉善山。《朔方边志》有云:“树木青白,望如驳马(青白杂色的马)。北人呼驳为贺兰,故名。”“阿兰山”“阿拉筛”“阿拉山”“阿拉善”“阿拉夏”等名称均是“贺兰山”的转音。《蒙古秘史》《元秘

史》)为最早记载“贺兰山”的少数民族典籍。另河北磁县有贺兰山。据《宋史》该贺兰山系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召见贺兰栖真道师,既而将西山易名为“贺兰山”,牂牛河易名为“贺兰河”。南宋岳飞于宣和四年(1122)从戎曾驻扎这里,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金兵渡河进围京师,从此用兵。据此,有人以为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所指即磁县贺兰山。从时间上看,邓干江《望海潮》与岳飞《满江红》作时很近,所指“贺兰山”应为一山。整体考察,二者所写还是以指宁夏贺兰山为是。

以上三个地名,均为实指。目前学术界对此没有什么疑义。

但是该词中“定远”、“甘泉”两个重要地名,学术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用典。东南大学王步高先生等认为:“定远”,指东汉定远侯班超出使西域。作者使用这个典故既歌颂了定远侯的伟业又暗赞张太尉守边的功绩^[5],与地名解释无关。已故浙江大学夏承焘先生认为:“甘泉”,并非甘肃酒泉的简称,而指秦汉宫名,旧址在陕西淳化甘泉山上。汉文帝时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箫关,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绕回中宫,烽火及甘泉宫(见《汉书·匈奴传》)。词中以此借指朝廷^[6]。这样解释当然很好,既标明了这首词作的大家气象,也显现了词作的文化厚度。

可是,当我们详细审读这首歌颂军威和将士豪迈之情的写实之作时,不免觉得这些解释有些牵强。据前面史料分析可知,宋、金、夏在金国初、北宋后期围绕兰州的争夺十分激烈。战场的焦点区域和反复争夺之处就在今兰州东南的榆中一带。史载天会六年(1128)，“帝(金太宗完颜晟)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总管军三万,获马千余,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统阿卢补、右翼都统守弼招抚城邑之未下者,遂得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龛谷寨、定远城(今定远镇)、阿干堡并升为县,属兰州^[7]。”这是金夺取兰州对宋的一次重要战役,金人从宋军手中夺取了军事重镇,其中就有规模很大、设施精良的甘泉堡和定远营寨。定远,《金史·志第七·地理下》云:“兰州,上,刺史。宋金城郡军事。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镇三、城二、堡三、关一。定远兼第十将,去质孤堡一十五

里。龛谷宋旧寨。阿干宋旧寨。”甘泉堡,“崇宁五年,泾原路经略司于甜井子修筑守御,赐名”。“甘泉堡,东至泾原路第十七堡五十里,西至堡川城一十八里,南至泾原路治平砦一百五十里,北至泾原路通安砦一百五十里^[8]。但未详属何州军。

由此可知,“定远”、“甘泉”在邓词中为实写要塞,并非用典。此二地的掌握与否直接关系到兰州的占领。这样,词中“看看定远西还”和“甘泉又报平安”二句就可以理解为:看看,西边的定远城寨又被夺回;而甘泉堡前沿重地又传来平安未失的消息。天会二年(1124,宋宣和六年)宋夏争夺兰州正酣,身在临洮的邓干江关注前方战事,欲一展宏图、成就大业,献词守卫兰州的宋军太守。定远在临洮西边,故云“定远西还”;甘泉堡为守卫泾原路的重地,故云“又报平安”。未料兰州太守只是欣赏词作的豪情奔放,却无意重用词的作者。邓干江虽然失意离去,但词作因风格豪迈而广为传唱。不久,金夏在兰州争战,金人获胜而拥有夏人占据的兰州外围地域。天会六年,金人终于败宋占有兰州,而邓干江《望海潮》也因此由宋入金传唱。到金朝末由元好问名正言顺地(或他本来就无意考察原委)将它录入《中州乐府》。延至元初,这首词因其卓尔不群的格调,名列“宋金十大曲”,与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一起列入豪放词作的代表行列。

这些,应该是对临洮邓干江《望海潮》词所作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贴切解颐。

参考文献:

-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2]唐圭璋.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3]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J].文学遗产,2004,(1):83~96.
- [4]何来.陇中青年诗选序[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5]王步高.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M].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6]夏承焘.金元明清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金史[M].本纪第十九世纪补.
- [8]宋史[M].志第四十.地理三.

责任编辑:魏 琴